

潮涌濠江 根在五邑

——观央视热播剧《风与潮》有感

◆叶少华

央视热播剧《风与潮》以跌宕起伏的剧情，将观众带回澳门的抗战岁月。剧中，任嘉伦饰演的何贤在莫斯科战事失利、珍珠港遭袭、香港沦陷的乱世中坚守信义，倾尽家财兑付存款，清贫自持拒事日寇，从被误解为汉奸逐渐成为爱国华人的中流砥柱。他与马万祺冰释前嫌后，以金融为战场，通过粮食斗争、货币周旋、物资救援，与日伪及汉奸黄公杰展开智斗；并以仁心凝聚各界——拯救渔民姑娘小渔，调解葡商与大濠帮纷争，诠释“聚沙成塔”的抗战智慧。而马万祺在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、简办婚礼捐资救国的义举，与何贤父亲“每日自省”的家风传承，共同勾勒出立体鲜活的爱国群像。荧幕上的激荡风云，正是历史血泪的缩影：当何贤在澳门孤岛以算盘为剑守护正义时，其身后是祖籍江门的万千侨胞，以占全国华侨捐款总额过半的6.8亿元国币（抗战期间华侨捐款总额逾13亿元国币，其中五邑籍侨胞捐款达6.8亿元国币）与血肉之躯，在五邑大地与濠江之间，筑起一道无声而磅礴的抗战长城。今天，我们为何贤的故事动容，更应翻开江门这本“真实账本”，看看华侨华人对抗战所提供的坚实后勤支持，他们的行动不仅缓解了物资短缺，也凝聚了民族精神。

算盘为剑，银信作桥 侨捐6.8亿元背后的抗战支撑

《风与潮》聚焦澳门“孤岛抗战”，剧中何贤以金融手段与日伪较量。然而，澳门之所以能成为抗战“输血管”，离不开江门五邑的深厚根基：在抗战最艰难时期，五邑侨胞不仅慷慨解

囊，更是倾其所有。据统计，当时江门五邑华侨捐款约占全国华侨捐款总额的一半以上。祖籍新会的郑潮炯走遍南洋卖瓜子，甚至“卖子救国”，筹款达18万元。这艘“无我”之境，正是剧中人物精神的现实源泉。除金钱外，物资支援同样关键。1938年的一次物资捐献行动中，仅台山籍华侨就捐献衣服10万套、药品50多种以及大批粮食、布料、棉毡、蚊帐、雨衣、鞋袜、防毒面具等。台山籍侨领冯炳舜一次就捐赠解剖仪器10副（价值15万美元），可供10所医院使用。这些物资通过银信等渠道，秘密转运前线，构筑了另一条“抗战生命线”。

历史上的何贤，不仅是澳门的“影子澳督”，更是爱国力量的枢纽。他在澳门化解货币危机、平抑粮价，依托的正是包括江门侨商在内的爱国华侨网络。剧中何贤每一次资金周转的惊险博弈，背后都是五邑侨胞真金白银的坚实支持——他们通过银信将财富汇回家乡，再经侨领之手转化为抗战资源。

赤坎骑楼，台山街巷 光影里的侨乡家国记忆

如果说历史是无声的诉说，《风与潮》则以镜头为这段往事注入鲜活呼吸。当观众为何贤的抉择感动时，或许不知，这些画面正是在江门土地上“生长”而成。

剧组选择江门，源于这里有一座“活着的民国博物馆”——开平赤坎华侨古镇。680余座中西合璧的百年骑楼，斑驳墙面、雕花窗棂、幽深廊道，无需过多修饰，便精准复刻了澳门“孤

岛”时期的复杂风貌。为还原金融暗战的惊心动魄，剧组在赤坎1:1实景搭建“万平码头”。立于码头，潭江波光粼粼，仿佛听见当年物资船靠岸的喧嚣，感受到何贤于风雨中力挽狂澜的坚守。

这份真实质感，不仅来自建筑，更源于流淌在空气中的侨韵。在台山取景地，剧组深入庙边学校、冲洋学校、芦溪学校及北陡镇下塘湾沙滩。当任嘉伦饰演的何贤走过台城园山仔圩骑楼街，当爱国青年乔音婉在端芬古村落中奔走，镜头捕捉的不仅是演员的表演，更是历经沧桑的侨宅所散发的沉静力量。

尤为动容的是群演选择。剧组大量起用江门本地乡亲，他们或许并非专业演员，但祖辈曾是历史亲历者。当他们立于街头扮演难民或商贩，眼中流露的不仅是演技，更是血脉深处对家国苦难的共情。这份“真街景、真面孔、真情感”，让《风与潮》每一帧画面都充满历史颗粒感与厚重感。

薪火相传，湾区聚力 两代赤子的家国担当

若说何贤代表父辈在动荡年代的“护国”情怀，而其子何厚铎——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，则代表新一代华侨在和平年代的“爱国”担当。

何贤在成长过程中，深深意识到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，于是他积极捐资助学，并由此同暨大结缘，1963年出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。其间，何贤为两度复校的暨大捐助了大

量资金物资，并主动担当起当时暨大与澳门社会各界沟通交往的职责。1986年起，何厚铎子承父业，担任暨大董事，并于1999年至今任副董事长，为这所“华侨最高学府”倾注心力。这份对教育的重视，与其父“知识救国”理念一脉相承。

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纵深推进、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，江门与澳门凭借地缘相近、人文相通的天然优势，在产业协同、资源互补中深化融合，目前，在江门投资的澳资企业已有1400多家。从人们熟知的“十月初五”饼家，到高端医疗器械、大健康产业园，澳门资本正在这片热土生根发芽。澳门台山同乡会、澳门新会同乡会等社团积极牵线搭桥，推动两地企业深度合作，重现“同舟共济”的互助精神。

风潮不息，侨心永炽 五邑长歌里的家国情怀

观《风与潮》，我们看见何贤的智慧与勇气；读江门史，我们读懂6.8亿元国币背后的赤子丹心。从抗战时期郑潮炯“鬻子救国”，到何贤父子两代对教育与民生的坚守；从昔日的东濠口“胜利大营救”，到如今的黄茅海跨海通道——时代场景在变迁，不变的是江门人“重信义、敢担当”的精神根脉。这，便是江门人的家国情怀。

当《风与潮》的算盘声与五邑银信的叮咚声交织，当黄茅海跨海通道的钢索与抗战时期的秘密航线重叠，我们听见的，是濠江风与五邑潮共同谱写的时代乐章，它们终将汇入粤港澳大湾区澎湃的浪潮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家国史诗。

檐下絮语

捡茶籽

◆梁荣

入冬了，山上的农活也忙得差不多了，该是捡茶籽的时候了。

那时候，茶籽是整个家食用油的来源，有的家庭种得多，还可以有节余卖了赚些钱贴补家用。那时候，我们的茶籽林靠北面的山坡，而北边与邻县交界。每到茶籽落地的时候，山那边会有人偷偷钻进林子里，乘机捡些回去。当然，像这种乘人不备而偷取的人是极少的，山那边的人多是等我们捡了几道后才上山来捡漏。等到深秋时节，茶籽树上清一色的油茶果渐渐变黄，慢慢地裂开口儿，露出褐色的茶籽，散发出阵阵的茶籽香。茶籽粒儿不大，最大的也不过像拇指头般大，有圆的，有方的，也有扁平的。

寒露一过，再也不能等了，捡茶籽的日子也就到了。捡茶籽多是全家倾巢而出，我还是五六岁的时候，父母就连背带抱地拉我一起去捡茶籽。记得天还没亮，母亲就起床煮饭，父亲起来准备捡茶籽要用的工具，如竹篓、手提篮、盛菜篮……凡是能用来装茶籽的器具都会带上，因为捡茶籽的时候一人要用一样，各捡各的，捡满了篓或篮，才把茶籽倒进麻袋里装好，然后继续捡。我们兄弟几个是被父亲从温暖的被窝里抱起来，才揉揉惺忪的睡眼去洗脸刷牙。天一亮，我们早饭也吃好了，母亲拿饭盒把午饭包上，父亲把竹篓、提篮递给我们，各带各的，就出门了。

捡茶籽了。初秋时，我们已在茶子坡上整出一垄垄地，那茶籽从树上落下来，在垄沟里堆着，远远望去黑麻麻的一片。但由于树上的落叶也来凑热闹，枯叶与茶籽混合在一起，要一颗颗地捡起来，不是容易的事。捡茶籽是件考验人耐性的体力活，蹲在垄沟里，那如指头般大的茶籽要一颗颗地捡拾起来，捡满一手就放进篓子里。那时，我们在这边半坡上捡，父母亲在那边的坡底捡，捡着捡着，我们弟兄就不见人人了。父亲发现了就朝山上生气地吆喝几声，我们惊恐地从山沟里钻出来，有时嘴里正咀嚼着长得正嫩的芦草蕊，有时篮子里装满一篮指头般大小的野生猕猴桃，有时怀里抱着一束野山梨枝，那枝上挂满一颗颗金黄的野山梨……看我们“不务正业”的样子，母亲气不打一处来，开始数落我们的不是。父亲嘴里含着老烟杆，两手左右开弓，十指不停地在茶籽垄上飞舞，不一会儿，两手就捡了满手的茶籽。等母亲数落完，父亲把烟头往茶籽树干上轻轻一敲，严厉地说：“再不好好捡茶籽，今天的午饭就不要吃了。不劳动，哪有饭吃？”

茶籽树是典型的“抱子怀胎”植物，等我们进茶籽林进行第三道拾捡、果树上还有零星的茶籽在风中摇曳时，枝头上已有花开了。那一朵朵洁白的花儿引来勤劳的小蜜蜂来回飞舞。我们情不自禁地从路边折一根铁芒箕，抽出内心，伸入茶花花蕊里贪婪地吮吮甜甜的花汁。这一回，父母亲不再责骂我们的贪玩，毕竟是最这一次的“扫荡”，茶籽垄上偶尔才能捡到几颗茶籽，只是不甘心而走走场罢了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尽情地玩。只是那沟里的猕猴桃落的落、鸟兽们食的食，已经没有了，只好与小蜜蜂抢饮花蜜。不到晌午，父母亲也无心再捡，把堆在坡底的枯茶枝柴分成几捆绑着，一人一捆扛着回家了。

后来，那片茶籽坡慢慢地被种上杉木，渐渐地也就没有茶籽可捡了。而今，每至冬季的夜晚，昔日捡茶籽的影子，便在我脑海里不停地荡漾着。

归来时，仍是少年

心灯漫笔

◆伍爱军

指尖触到飞沙滩细软的沙粒，摇椅轻晃间，潮声循着记忆的纹路漫来，海风裹着咸湿的暖意，缠上鬓角的霜华。这方被晨光吻醒的海湾，正把我卷回四十载前的摇篮——妈妈坐在椰树下，哼着《大海啊故乡》的调子，浪涌时高时低，成了最妥帖的节拍。那时的我总揪着翠绿椰叶当帆船，在沙滩里垒起高低错落的沙丘，执意造一座只属于自己的岛，任海风拂过额角，把童真吹得绵长。

如今椰影依旧婆娑，只是晨光换了模样。灰蓝色的天幕被撕开一道金缝，曦光倾泻而下时，川岛的宁静被撞得透亮。我望着那束莽撞又热烈的光，忽然懂了妈妈口中的“故乡”：它从不是某片固定的沙滩、某棵常青的椰树，而是潮汐里藏着的熟悉心跳，是晨光刺破云层时，与童年如出一辙的崭新与炽热，是刻在骨血里的归属感，任岁月如何冲刷，都不曾褪色。

川岛展览馆的玻璃柜里，老照片泛着黄。海丝商船的残木、渔耕用的旧网，还有老兵的军功章，都在讲述川岛的故事——孤帆通四海时，这里是风浪里的驿站；红旗漫卷时，这里是枪膛里的星火。我指尖贴在玻璃上，像触到父辈掌心的老茧，粗糙却温热。他们曾驾船闯过烟波浩渺，也曾扛枪守过星月交辉，而我当年在沙堤港捡的贝壳，壳纹里早沾了这土地的风骨，藏着不屈的坚韧。

情人谷的曲径蜿蜒向海，浪涛一层叠着一层，奔涌着撞在礁石上，碎成漫天飞溅的白纱，又顺着岩壁缓缓流淌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总追着浪尖奔跑，哪怕摔在软绵的沙里，沾了满身咸湿，嘴角仍挂着纯粹的笑。

如今看这后浪推前浪，竟和当年一样心头滚烫——原来有些执着是刻在骨血里的：浪要奔岸，人要归乡，哪怕隔了四十年的风，跨了万水千山的远，那份眷恋也从未消减。

风车山的叶片转得很慢，慢悠悠地切割着流云，像父辈们沉默而坚定的呼吸。这些高耸的白色身影立在云端，把呼啸的风酿成清洁能源，把连绵的山海守成安稳的家。我站在山顶，海天一色的壮阔裹着我，忽然生出和当年一样的狂妄：想扯片云当纸，蘸着海色写尽这岛的壮阔与温柔；想蘸颀星作墨，画下这山的巍峨与包容。原来“一览众山小”从不是少年的专利，是这土地给每个归人的礼物，让你无论历经多少沧桑、年岁几何，都敢保有那份少年意气，和天公比高，和岁月较量。

沙堤港的落日把海面染成蜜色时，渔火次第亮起，像撒在海上的碎钻。沿海公路蜿蜒如童年折的纸船，载着晚风漫向远方，空气里飘着熟悉的咸腥味，那是爸爸转业前在灶上炖的鱼汤味道，鲜咸滋味漫过岁月，依旧熨帖人心。我坐在岸边的礁石上，看浪涛把粼粼碎金推上岸，又轻轻卷走，忽然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与潮声共振。四十年光阴卷着潮来，又裹着潮去，带走了青涩的容颜，却带不走心底的纯粹——我仍是那个在沙滩里造岛的孩子，揣着椰叶做的帆，等一场永不迟到的归航。

潮声再一次漫过耳畔时，我摸了摸眼角的湿意。原来“归来仍是少年”从不是时光的仁慈，是故乡把你的童年，腌在了每一缕海风、每一道晨光、每一粒沙粒里。它藏在椰树的婆娑影里，躲在浪涛的奔涌声中，融在渔火的温暖光里，只要踏上这方土地，你就还是那个追着浪跑的孩子，揣着满腔热望，等下一场潮来，赴一次永恒的约。

上川岛，我的第二故乡！无论走多远，隔多久，你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，是我永远能找回少年模样的地方。



《蓝屿风轮逐浪声》赵超帆 摄

冬天

◆杨明军

冬天的胸怀辽阔悠远

暖阳与冷月兼容并蓄

冬天的臂弯宽大宽容

躁动与静怡相得益彰

冬天是一场盛大的演出

震撼的场景美不胜收

劲吹的寒风轰鸣激越

飘飞的雪花曼妙舒缓

万物在冷峻中对视和私语

灵魂与灵魂相互碰撞

冬天也是一只倔强的大手

青筋暴露，不屈不挠

手背承受着干冷与撕裂

手心紧握着幸福与温暖

冬天还是一把不老的正琴

饱受雨雪，历经沧桑

而从缠绵琴弦倾泻而出的

永远都是生机盎然的美好春天

笔痕拾趣

“晒”红薯干

◆刘改徐

前些天，在街头散步，偶遇一位骑着三轮车的老人，他车上载的是我特别喜欢吃红薯干，虽然卖到近20块钱一斤的高价，还是有不少人停下脚步，一边买一边感叹着：“小时候最喜欢吃这种东西，好吃啊！”我也有好多没有见到过这么地道的红薯干了，瞬间被勾起了食欲，买回去一大包，很快吃光了，却还意犹未尽，盼望再次遇到卖红薯干的老人。

爱人见我对红薯干情有独钟，热心向邻居家老太太讨教，从街上买回了一整袋的红薯，把它们洗净，放到锅里煮熟，去掉皮，再一切成薄片，放到我们露天的小院里去晒。为了防小鸟偷食，上面还盖了干净的窗纱。一天翻晒几回，十天左右，竟然真的晒成了我心心念念的

红薯干，味道跟小时候我在老家吃到的没有区别。

我把晒好的红薯干放到高粱秸杆做成的筐里，拍了照片，晒到朋友圈。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竟有几十个人跑来点赞、评论。其中，有不少和我同龄的70后人，说它是“我们这一代人童年仅有且喜欢的小食品”。说起来，红薯干真是我童年时最珍贵的零食。那时，父亲常年在外地上班，家中全靠母亲一人操劳，但她再忙也会抽出时间给我们晒红薯干。刚晒到屋顶上的红薯干还是软的，最怕贪嘴的麻雀来啄，我常常带一本书去屋顶守着，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看到麻雀来了就挥一挥，把它们全都吓跑。直到红薯干由软变硬，母亲才

会把它们收回来储存，在此后整个冬季，我常常在上学时顺手抓一把红薯干放到口袋里，又甜又筋道，百吃不厌。

当然，我的朋友圈里也有人认识红薯干，他们一般是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年轻人，也有人记得童年时也吃过红薯干，却不知道做法，我把爱人做红薯干的流程写下来。一位在报社工作多年的资深记者，点评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冬天里，房顶上冻着晒干的更好吃。”这个办法不错，值得试试。有一位老朋友说：“薯干，白色的不好吃，黄色的好吃。”显然他吃过不少红薯干，都吃过经验来了。我的一位老同学眼睛最尖：“讲究！连皮都剥了！”爱人看了这话，很是得意。

有意思的是，因为各地方言不一样，对红薯干的称呼也是有很多种，有不少人跟我老家的叫法一样，叫它山药干。有人叫它牛筋薯，这个名字一看就让人觉得有嚼头。最有趣的是西安的一位文友妹妹，她把这个叫作“勾勾果”，因为他们老家把红薯叫作“勾儿”，这样的称呼，我可是第一次听说，也算长见识了。

爱人在屋顶又晒了一筐红薯干，我把它“晒”到了朋友圈，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一起怀旧，不禁使我心生感慨，历经岁月的沧桑，无论是红薯还是红薯干，都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。我们这一代人也被时间催促着，正在慢慢老去，不过，转念一想，如果老去了仍然能有红薯干吃，还能嚼得动，也是一种美好。